

她，外籍勞工，消失的醫療人權？—奇美的善與愛

By 總院 內科部 陳銳溢

一如往常的早晨，我匆匆忙忙的提著早餐，坐在醫院的電腦前，迫不及待的想看看昨天晚上主治醫師收了多少病人？結果在一長串的名單中看到陌生的英文名字，叫做「A-SA」，就先稱做「阿莎」好了，馬上點開來看

「喔，原來是泌尿道感染，有一些腎水腫。」

「應該住院打打抗生素就好了吧。」我心裡這樣私有的嘀咕著

查完了所有的病人資料，趕緊到病房看看昨天新進的病人，走進了 4058C 病房，一名年輕約莫三十歲的女性躺在床上，眉頭有些深皺，緊鎖著似乎不太舒服。

「還好嗎？」雖然知道她不好，但是這就像「甲飽沒」一樣成為開啟和病人第一天對話的口頭禪

「很痛....」她勉強擠出一點力氣，眼角有著乾涸的淚痕

「哪裡痛？」我腦筋開始著反射式的思考

她指著肚臍以下的區域，然後又指著右下腹的地方

我緩緩的伸手一壓，她立刻大叫「好痛！」

似乎右下腹和肚臍以下都是碰不得的禁區

我心中透露出一絲不祥的預感....

右背部也有敲痛的情形，但是似乎和腎臟位置相差了一個手掌的距離，我試著彎曲她的雙腳，但是一移動，她就露出很掙掙的表情。

這時候我停下所有動作，嘗試著和她閒話，希望能轉移她的注意力

「妳是從哪一個國家來呀？」

「印尼....」她虛弱的說

「妳有小孩嗎？」我有點好奇的問

「我兒子 16 歲了。」她眼睛微閉著，但我露出頗為驚訝的表情

我心中閃過了許多診斷，因為腎水腫的關係，肌酐酸已經飆到 6，作腹部電腦斷層不能打顯影劑，能知道的也有限，急診排的超音波還在等報告，急診驗孕也是陰性。

終於，主治醫師葉醫師來查房了，葉醫師可以說是飽學多聞，我將我想的和葉醫師討論了一下....

「嗯哼~你覺得呢？」葉醫師又把問題給我，讓我陷入無限遐想的空間，「先排沒有顯影劑電腦斷層，排除泌尿道結石吧....」葉醫師終於拋出了第一彈，這種高貴的檢查，主治醫師同意下，排起來就絲毫沒有畏懼了。

「先會診一般外科好了，順便追一下 echo（超音波）的報告....」

一般外科醫師還是建議先排腹部電腦斷層，同時如果病況加重不排除剖腹探查的可能性。

「電腦斷層得緊急插隊做了...」我心裡這樣想著。

同一時間，下午 4 點，超音波的報告也出來了：雙邊腎水腫、右邊卵巢看到一坨病灶。

「喔~該不會是婦科的問題？」不會在內科收到婦產科的 case 吧，那我也太帶賽了點。趕緊發出婦產科會診，連絡婦產科學姊，馬上讓病人在一樓作完電腦斷層後，直達四樓的婦產科超音波室。

今天是小紅學姊值班，學姐拿起鴨嘴和鑷子，將鴨嘴慢慢的深入陰道，留出一些白色液體夾帶著血絲，慢慢撐開陰道的同時，只聽到學姊「喔！」，露出面有難色的表情...

「Malignancy...（惡性腫瘤）」小紅學姐說

一旁的住院醫師也搖搖頭...發出嘆息...

只見陰道口有一個 4 公分突出物，用夾子夾出一些組織做切片，留出了一些鮮血，這時候已經是晚上八點左右，我一邊值班接著新病人，一邊思索著接下來這位病人有可能面臨的問題。

隔天一早，葉醫師一樣九點開始查房，一坐在電腦前，馬上接到病理科的電話，確定是惡性，看看昨天的電腦斷層，主動脈旁的淋巴結都已經擴散，看來已經是末期的子宮頸癌了。

當然這時候醫病溝通、病情告知、醫學倫理...等等問題一一出現，我們連絡了她的雇主、仲介、仲介翻譯，同時安排插管引流尿液，希望能挽回她的腎功能。

仲介林小姐和有著印尼口音、國語也不錯的蘇小姐一起前來。看到他們，我第一次有這麼深刻的病情告知的壓力

葉醫師率先開口了：「我必須告訴你們一個不好的消息...，阿莎得的是子宮頸癌，是壞東西，而且已經遠處轉移了」

林小姐，有些驚訝「很後期了嗎？」一旁的蘇小姐有點緊張的問

「已經不能開刀了....」葉醫師還是維持著一貫的專業口吻

林小姐馬上緊接著說：「那我馬上幫她安排回國。」

我和葉醫師感到有些震驚，因為我們了解，回到印尼阿莎就是等死而已，但是我們可能更難理解，仲介這麼快就想要將阿莎遣返。我們表示：希望能和雇主談談，對於後續計畫的安排，我們是否可以達到三方面的共識。

後來雇主王先生來了，經過了解，原來阿莎是照顧王先生的爸爸和媽媽，王先生的爸爸長期因中風臥病在床，王先生的媽媽因為失智症生活無法自理，王先生本來在電子公司工作，後來辭掉工作，白天一起幫忙照顧爸媽，晚上到夜市擺攤賣衣服，同時扶養三個小孩。

因為阿莎在台灣有繳納健保，所以可以以健保的身分接受治療，但是若王先生選擇不繼續雇用阿莎，那麼此刻她就要被遣送回印尼，但是，如果王先生將阿莎留下來，他將不能雇用另一名外籍看護，相對來說，王先生的爸媽照顧會有問題，而且王先生覺得自己沒有額外的金錢可以支出阿莎的醫療費用，但是王先生希望阿莎能處理完急性腎水腫問題後，再將阿莎送回印尼，這段時間王先生爸媽的照顧問題，先由王先生自己承擔。

我和葉醫師相視而望，心中突然出現了大五受袍的那一段希波克拉底誓詞.....

「我將不容許有任何宗教，國籍，種族，政見或地位的考慮，介於我的職責和病人間.....」

後來，我們召開了協商會議，出席的人員有印尼駐台灣代表、院方社工、主治醫師、我、仲介公司主管和仲介公司的一名翻譯，召開協商會議的目的向阿莎解釋病情以及和阿莎討論未來治療方向、尋求可以協助的社會資源。

在開會之前，我們問阿莎：「是否同意讓仲介公司人員與會？」阿莎堅定地搖搖頭，仲介公司主管有點生氣，不過我們還是按照阿莎的意思，讓仲介公司人員在門外等候。

會議中，阿莎決定完成階段性的腎水腫引流後，就回到印尼，她想看看她許久不見的兒子、思思念念的媽媽、以及懷念那裡陪伴她成長的一景一物，後來阿莎做完引流後就帶著兩根管子出院了，直到她坐上飛機的那個早上，社工還打電話給我，告訴我：阿莎已經平安搭上飛機了。

這是四年前的故事，現在的阿莎或許已經到天堂了，不過我很慶幸在這個充滿善與愛的地方，我曾經努力的為她做了一些事，雖然結局帶了點遺憾，心中卻覺得踏實而且不曾後悔。

（本文姓氏、名字、床號皆為虛構，以維護病人隱私）